

西班牙革命詩歌選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印行
黃 榮 賦 譯



西班牙革命詩歌選

譯者

黃

藥

眠

出版者

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部

發行者

地址：官內大街甲一六九號
電話：一三五八

刊 期

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

· 權 · 版 · 有 ·

師 版 (0001—3000)

寫在卷首

以下幾首譯詩，是一九四〇年我在桂林時候譯的。

這幾首詩的來歷是這樣：當西班牙內戰發生後，保護文化反法西斯智識者大同盟，開始發行週刊，而其中有兩頁是由西班牙的名詩人主持的『內戰之歌』。詩人們在戰壕裏與士兵們集會，朗誦這些新的詩歌，而牠們也就在這戰爭的氛圍中迅速傳播開去了。不久這些新的詩歌都編成專集，而本書所根據的則是R涵菲里士所譯的英譯本。

我還得聲明一下，這詩的英譯原文是叫做Ballad，如果直譯起來，應該就是『歌謠』但這裏所說的歌謠，並不是民間的歌謠，而是由詩人們摹倣民歌作風而寫出來的歌謠。所以就其風格說，是歌謠體，但就其內容說，則遠比民間的歌謠複雜。正因為如此，所以譯起來也就特別困難，有時把詩的意思譯出來了，可是在中文讀起來可又有點不像詩，經過幾次刪改，現在刪餘下來的，就只剩下這十一首了。

至於西班牙的革命詩人們爲什麼要採取民歌的風格，這是有他的歷史傳統的。

我想在這裏不妨附帶的說明幾句。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是有着很高評價的。遠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在西班牙就流行着一種民歌，不管是知識份子、或者勞苦人民，大家都可以口頭上哼兩句。這種情況足足維持了一個世紀。後來漸漸衰落了，但牠在西班牙農民中間，和美洲的落後民族中間，還保存着很大的影響。當十九世紀初期，浪漫主義風靡全歐的時候，這種詩的形式，就曾大大地影響了美國的诗人們。美國的名詩人如 Longfellow, Lowell 都和西班牙文學有着親切的因緣。所以在美洲，西班牙的文學傳統，至今都還保留着很大的力量。

近百年來，西班牙是落後了，一說起西班牙文學來，大家都好像只是回想起牠的過去的光榮。但西班牙的內戰，促使着所謂『無脊椎』的西班牙精神復活起來了。當千百萬人民手裏拿起了武器和他們的法西斯蒂鬥爭的時候，他們又開始歌唱了，他們復活了西班牙人民最喜愛的詩歌傳統——中世紀的民歌。

由這些譯詩的第一次出版到今天，轉瞬已經十年，今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可是西班牙呢？自從西班牙革命在國際帝國主義

和反動派聯合壓迫之下失敗以來，十餘年間西班牙的暴君弗朗哥政權還在繼續維持着他那變本加厲的血腥的統治。所以當我們今天重讀這西班牙革命詩人們的詩，想起了那些革命的先烈，真不禁令人發生無限的感慨。

但西班牙的人民是不可能永遠屈服的。我們相信終有一天，革命的怒火又會重新燃燒起來。到那時，革命的詩人們將會以更響亮的歌喉來歌唱他的祖國！讓我們在這裏就先來一個預祝罷！

一九五〇，六，六於北京

目 錄

寫在卷首

給國際縱隊…………… R · 阿爾培特…………… 一

看，那些三十兵…………… F · V · 拉摩…………… 三

蓮娜峨登娜…………… L · 瓦列拉…………… 七

約薩哥崙，人民的隊長…………… M 阿爾託拉格爾…………… 一二

給費塔里科…………… E · 帕拉多…………… 一六

你沒有死……………R · 阿爾培特……………二九

西班牙是不能夠被奴役的……………V · D · 渥達……………三二

威拉佛蘭加的民警……………P · 加爾菲亞……………三六

被放逐者……………A · 拍拉查……………四〇

誰曾在這兒經過……………A · 阿帕里西峨……………四七

卡爾庇峨塔……………M · 阿爾託拉格爾……………五二

給國際縱隊

R·阿爾培特

你們都是來自遠方，但距離

并不能在你的心裏，生出界限。

人生總有一天要死，或是死在疆場，

或是死在城市；但是，你們却願在這裏葬身……

你們都是來自各地，或是小國，或是大城，

有些更來自僻遠的不知名的地方，

現在都聚集在一起來幫助我們！——

那是因為我們有同樣的夢想，那夢想賜給我們同樣的靈魂！

你們從來也不知道我們的城市的風光，
可是你們的不屈的威信已在這裏建立了一個防城，
你要防衛這一小塊土地，你要在這兒死守，
你一點也不害怕，碰見死神就好像熟人。

請你們都在這裏同我們一塊兒奮鬥吧，——
這裏每一顆樹，每一粒光明都在這樣期待，
這一種期待可把大海推移：你們都是我們的兄弟，
瑪德里因為你們的名字，將在暗夜中放出光輝！

看，那些士兵！

F · V · 拉摩

你記得嗎？母親，我曾對你說：

『他們在徵兵了，母親，誰知道他幾時才能回到此地？』

現在又來了，老的，少的，這麼一羣，

看，兵士們在唱革命歌，母親。

他們現在自願投軍，前進，前進！

他們的心在一股兒跳躍。

你看，兵士們在唱着革命歌，母親。

那不是罌粟花，紅燦了他們的手臂。

他們擎的是紅旗，他們的真理，

是斧頭與鐮刀，自由的標誌，

看，兵士們在唱着革命歌，母親。

拉出你的手帕，搖罷，那是紅的！

不要怕，母親，他們永遠不會退却，

法西斯一踏上我們的土地，就再不得回去，

不管他是挾着短鎗的主教，是國賊，抑是將軍。

看，兵士們在唱着革命歌，母親。

不要去再惦記着那收成，雖然麥田已被燒了，

這縱火的是祖傳的暴君，

是地主的惡謀和牠們的野心，

讓這可恥的沒有自由 沒有麵包的過去，

永遠埋在進行中的士兵的腳下！

看，士兵們又在唱了，母親！那革命的歌聲。

安達盧西的農夫，無家可歸的窮人，

還有金鐵鐸鳴的北方的壯士，

還有水手，自衛隊，與忠實的民軍，

他們都走向着一條大路——那是西班牙底偉大，

沒有等級，沒有腐敗，只像一團火雲。

看，母親，那孩子的臉就像朝陽似的明靚，

他手裏的旗幟是團結的象徵；

不管是生還是死，他的血都像光芒的火，

反對法西斯呀，保衛人民。

看，母親，我們團結得更緊，

這是國家的精選，忠實的士兵，

我們的人民是忠實於和平。

看，士兵們又在唱了，母親，那革命的歌聲。

蓮娜峨登娜

L·瓦列拉

不管摩爾人在格蘭那達，
但馬拉加還是守得緊緊，
在往格蘭那達的路上，
忠勇的國軍在那兒急進。

蓮娜帶領了先鋒，

屏息着氣息前進，

這是她從未走過的道路——

這是她視死如歸的路程！

哨崗警告着她——

但她一些兒不管……

她的汽車向前而急馳，

她一點也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蓮娜峨登娜，蓮娜峨登娜，

以後我們再也看不見你的音容，

你那宛然的微笑，

你那閃爍着的勇敢的光輝。

再也聽不見你那煽動的言辭，

煽動我們的胸中怒火，

在共同赴死的路上，

你先陷入於敵的奸謀！

我們在諦聽，諦聽，

但答覆我們的，只是一些沉寂，

只有麥田裏微風吐出一些嘆息，

路上捲起了黃塵。

你的身軀倒了，

但你的血液將浸潤於橄欖園中，
達娜娥登娜，達娜娥登娜，
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所親。

我們願意爲你復仇而死！

同志，你已經去了，

但我們的革命還是永生，

我們的革命還在前進。

從馬拉加到格蘭那達，

大地，麥田，和濃蔭的山林，